



圖一 內蒙杭錦旗阿魯柴登出土 四虎咬牛紋金飾牌（上：筆者2008年2月攝於內蒙古博物館；下：《考古》，1980：5，頁334，圖2）



圖二 內蒙古伊克昭盟旗西溝畔M2 虎咬馬紋金飾牌（上：筆者2008年2月攝於內蒙古博物館；下：《文物》，1980：7，頁2，圖3之1）

# 北亞草原民族金銀器藝術 以契丹民族為主



李建緯

今日黃金的價位不斷站上歷史新高，反映出人們對於擁有黃金的熱切渴望。而在人類歷史中，黃金價位一直居高不下，主要是因為它量少質優，且供不應求。考古資料顯示，早在西元前四千年的保加利亞Varna地區已大量使用黃金，而西亞、埃及也製作大量金器，甚至在歐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莫不以金銀器為貴。對西方世界而言，它不只是一種珍貴的物料，更累積了深厚的文化內涵，是階級、財富與不朽的象徵；在中國，則主要是透過玉器作為此一象徵。中國

北方的游牧民族主要也是以金銀器彰顯其身份，而且後人還能透過金銀器的造形與圖像，發現他們的世界觀與審美觀。

一般認為，作為草原民族一支的契丹，對金器的熱愛應是繼承了北方長久以來的傳統。事實上，契丹金銀器不論是就形式、製作工藝與器表面像來說，與其說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原生傳統，倒不如說受到具國際風格的唐代金銀器啟發更深。因此，在討論契丹金銀器之前，先簡述中國北方民族金銀器發展概況，並進一步來反思

契丹金銀器發展概況，並進一步來反思契丹金銀器發展概況，並進一步來反思契丹金銀器發展概況，並進一步來反思

契丹金銀器的特點。  
就中國使用黃金的發展史來看，周邊區域使用金器的年代早於中原地區。青銅時代初期金器形制上係以耳環和鼻環為主，主要分布在甘肅四壩文化與齊家文化、內蒙古東南與冀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以及新疆天山北路哈密市的青銅初期文化。  
商代、西周時期，北方黃金製品出土地點集中於三處：一、太行山

以東的遼西、冀北與內蒙東南等地；二、太行山以西的晉陝高原；三、西北的新疆地區。在太行山以東地區的黃金製品有臂釧、喇叭形耳飾、髮笄、金絲圈耳飾、圓形牌飾與銅劍附飾等。晉陝高原的黃金製品集中在商代，以新月形金耳飾、金絲耳飾、弓形箔片為主，其中新月形耳飾共出了二十餘件，而此地則在工藝上也以拔絲為特徵。新疆地區則出有指環與耳飾。整體來說，北方與西北這種以裝飾身體為主的黃金用途，係沿襲了青銅時代初期整個北方與西北地區以金飾身的傳統。

自東周時期以後，中國北方地區黃金製品扮演了比商周時期更吃重的角色。大約是春秋中晚期以後，北方地區原本的半農半牧生活，因氣候的乾燥化而逐漸出現專業游牧化的產業形態。從此階段的墓葬觀察，基本已不見有大型青銅容器的隨葬，反而是殉埋大量的牲畜和貴金屬器。而原本作為身份表徵的青銅容器並不適於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因此便於攜帶、展示的黃金製品遂受到更多青睞。這些游牧民族金器與中原金器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們幾乎全屬身體各部份的裝飾，或是小形器物如馬具、

武器上的裝飾配件。這些金冠、牌飾與首飾不僅是地位的象徵，器面上生氣勃勃的設計，更反映了擁有者的信仰、氏族的成員的資格及其所屬階級。透過這些王族的標誌，酋長方能恰如其份的展現其統治權力（黃翠梅、李建緯，一九九五）。  
從戰國時期開始，北方金器的器體大多呈圓雕或浮雕表現，即便是貼於器表的金箔，也多經過敲花或壓花處理，使之具一定的體積和量感。表現母題以猛獸或猛禽類的獅、虎、鷹、熊，或是鹿、野豬、羊、牛、馬等為主，有時還出現盛行於阿爾泰



圖五 內蒙古通遼市庫倫旗一號遼墓壁畫局部 圖中男性多為髡髮 筆者自攝

山帕澤雷克地區的格里芬 (Griffin) 動物母題。這些圖像往往作左右對稱的鏡像 (mirror image) 表現 (圖一)，即使非以鏡像方式表現者，也多屬側視並表現出具有深度的透視感 (perspective) (圖二)，因此整體圖像具有強烈的敘事性與動態感，不同於中原和南方地區較為靜態的肖生動物風格。在藝術內容方面，則表現出掠食者與被獵者的二元對立與以對自然法則的服膺 (李建緯，二〇〇八)。這種以現實動物做為主要裝飾母題的表現手法，一般被稱之為「動物式風



圖三 北朝·內蒙古烏盟達茂旗 金龍項飾 (《中國金銀玻璃瑯琊器》金銀器 (一) 圖86)



圖四 北朝 內蒙古哲里木盟科爾沁左旗六家子墓 黃金獸形飾牌 (《中國·美的十字路》大廣，2005，fig.45)

格」(animal style)。關於此類母題的來源說法雖然不一，但其源頭來自北方游牧民族，應是無誤。

秦漢以後，一如中原已建立中央集權的帝國，北方草原民族也逐漸統一形成匈奴草原帝國，並與中原既有對峙亦存在貿易關係。匈奴金銀器作為飾身技術的多元化，特別是王族皆以大量金銀器布滿全身為時尚。除了匈奴，西域也盛行金銀器，東漢時期焉耆縣博格達沁古城黑坨達遺址出土的一件焊珠龍紋金牌飾，工藝驚人，以鋪滿全器的黃金焊珠創造出華麗的

視覺效果，比起東漢時期中原地區的焊珠金器在焊珠技術上更純熟，並成為後者企圖仿效的審美品味。

自東漢以後，匈奴勢力逐漸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東胡分支的鮮卑族。東胡鮮卑系統的金器主要係以扭絲、金葉耳飾為主，而金步搖冠飾和金龍形飾 (圖三) 皆是此時的新品類，孫機認為應受到西方的影響。在圖像上，以直立、並排或相對的馬或鹿為器表圖案 (圖四)，或直接作為金器外形，既少見太行山以西那種追求寫實的、動物格鬥的題材，而鄂爾多斯已盛行的格里芬母題也未被廣泛接納。

綜觀整個先秦、漢代至六朝北方地區游牧民族金銀器，其特點歸納如下：其一、在功能上，金銀器作為身體佩件或馬具裝飾的比例占多數 (如耳飾、項飾、胸飾、臂飾、指環、服裝綴飾與馬具飾等)；其二、圖像上以動物母題為主，植物與人物形象非常少見；其三、不見有金銀容器；其四、整體來看，金器的數量比銀器數量多，但隨著年代愈晚，銀器比例也

逐漸提高；其五、金銀器經常和綠松石互相搭配或共出；其六、雖然北方地區從戰國以後就逐漸受中原金器工藝的影響，但整體來說仍是北方對中原的影響遠大於中原對北方的影響。

唐代以後，國力強盛，與中亞交流愈見頻繁，從皇親貴族到庶民皆以擁有金銀器為尚，甚至已凌駕玉器。特別是窖藏與地宮出土金銀器在數量與質量上都是前所未見，例如，一九七〇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二百七十件金銀器，一九八七年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一百二十一件金器舉世聞名。中亞地區對於金銀容器的喜愛，也使得唐代金銀器中容器的比例提高。反觀唐代北方地區的金銀器，如內蒙赤峰敖漢旗李家營子、或是內蒙赤峰錦山窖藏的金銀器，不論是器型、紋飾和工藝方面，受中原金銀器風格的影響極深，逐漸脫離了六朝以前北方游牧民族金銀器的形制、功能與圖像等傳統。

### 契丹金銀器簡介

契丹人很早就活躍在中國北方

草原，被視為是鮮卑人支系柔然部。一般認為其服裝為長袍左衽，圓領窄袖，褲腳放靴筒內。特別是髮型上，契丹男女皆髡髮，男性在兩鬢各留一絡頭髮，其它部份的頭髮剃光 (圖五)；婦女則只剃前額邊的頭髮。

在契丹的物質文化中，金銀器的種類豐富、數量眾多且文化內涵也異常複雜之主類。就目前所知的契丹金銀器約有數百件，主要分布在內蒙、遼寧西部、河北北部、吉林和北京地區，出於墓葬、佛塔與窖藏。特別是二〇〇三年吐爾基山遼墓的發現，出土的大量金銀器，讓契丹金銀器研究掀起另一波熱潮。本文即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透過契丹金銀器的藝術風格，以檢視其在整個中國北方金銀器發展歷史中的傳承與變異。

#### 一、重要墓葬

以下就遼早期吐爾基山墓、耶律羽之墓、遼中期陳國公主與駙馬墓，與遼晚期巴林右旗銀器窖藏等幾個具代表性遺址，介紹契丹金銀器。

#### (一) 內蒙古吐爾基山墓

二〇〇三年，通遼市科左後旗



圖八 吐爾基遼墓鑲金鑿花銀壺 筆者2008年2月攝於內蒙古博物院

金花銀碗盒、鑲金鑿花銀盒、折肩孝子圖鑲金鑿花銀壺、摩羯紋金耳墜等。這批金銀器形制大多可從唐代金銀器中找到母型，具濃厚的唐代風格。

(三) 陳國公主與駙馬墓  
一九八六年在奈曼旗發現的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鎮東北十公里斯布格圖村西的山南坡上，此合

吐爾基山南麓山坡上，發現一座長五十四公尺之遼墓。據墓葬遺物判斷，此墓年代為遼早期，墓主為年齡三十至三十五歲之女性貴族，經X光透視，發現墓主身上有金屬黑點，且清理屍身也發現腹腔有汞。根據內蒙古博物院院長塔拉先生提供的消息，水銀可能是契丹人保持屍身不腐的習俗。該墓出土的隨葬品有金器、銀器、銅器、漆器、木器、馬具、玻璃器以及絲織品等。其中黃金製品數量

與種類上在遼代可說是數一數二：有金單耳八棱金杯（圖六）、各式鑲金或鑿花容器，還有摩羯形嵌綠松石金耳墜（圖七）、金手鐲、金戒指、針、頭部金箍等，而銅器如鐘、銅鈴、牌飾、銅泡等，亦大多為鑲金；此外，木棺及棺床為彩繪貼金，木枕與針線包也都貼上金箔或金質圖案。在這些金銀器中，鑲金鑿花銀壺（圖八）工藝使用了打胎、鑿花、焊接與鑲金的多重複雜技術。根據吐爾



圖六 吐爾基遼墓金杯 筆者2008年2月攝於內蒙古博物院



圖七 吐爾基山遼墓金耳墜 筆者2008年2月攝於內蒙古博物院

基山墓的金銀器修復者楊小紅指出，此壺胎體是一件材料上錘打而成，只有壺柄出現以銀銅質地焊藥焊接之痕跡，而從內部觀察完全無焊接與台鑿痕跡，因此表面上的鑿花痕跡是在錘打成形的銀罐內灌滿膠後，依次進行花紋鑿刻、罐柄焊接與鑲金（楊小紅，二〇〇八）。此外，雖然遼代金銀器上少見焊珠工藝，但此墓一對抽象化的摩羯魚金耳墜，係以焊珠工藝圍繞在鑲嵌有綠松石的掐絲之旁，具有較早期的工藝特徵。

#### (二) 耶律羽之墓

一九九二年在阿魯科爾沁旗清理的耶律羽之墓，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罕蘇木蘇木朝克圖山的南坡上，墓葬為磚石結構，由墓道、門庭、墓門、甬道、東西耳室和主室組成。耶律羽墓出土的隨葬品有金銀器、陶瓷器、絲織品、車馬器具、銅器、鐵器、木器、以及玉、瑪瑙、水晶、琥珀飾件等。

金銀器有盾形金戒指、圓口花腹金杯、五瓣花口金杯、鑲金鑿花銀盃、金花對雁紋銀唾盂、「萬歲台」

葬墓係由墓道、天井、墓門、前室、東西耳室和主室組成。隨葬品極為豐富，金銀器主要集中在主室中。金器有三十一件，總重量一三六五·七五公克，銀器有一百四十七件，總重量五七二三·七公克。就種類來看，有殮葬具的銀絲網絡、金面具、高翅鑲金銀冠、鑲金銀冠、金花銀靴；馬具類有鑲玉銀馬絡頭鑲玉銀胸帶、鑲金鐵馬鐙；佩飾用品有銀蹀躞帶、雙龍紋金手鐲；生活用品則有玉柄銀刀、鑲金銀鞘、金花銀奩盒、鑲金花荷包、鑿金花針筒、八曲連弧形金盒、金花銀枕，以及以金絲串接的玉飾件等。

#### (四) 巴林右旗銀器窖藏

一九七八年內蒙古昭烏達盟巴林右旗發現一處窖藏坑，坑內無窖穴，而器物散埋於土中，故是倉促之間埋藏。窖藏文物主要是銀器，還有銅器和瓷器。銀器有八楞鑿花銀執壺（圖九）與溫碗一套、柳斗形銀杯（圖十）、荷葉敞口銀杯、覆瓣仰蓮紋銀杯、二十五瓣蓮花口銀杯、海棠形鑿花銀盤一、銀簡等。其中，銀執壺和



圖十一 內蒙古通遼市庫倫旗一號遼墓出土銀鍍金馬具 內蒙古博物院藏

以尖葦筒，刺於皮膚，瀝其膏血盡，用金銀為面具，銅絲為絡手足。」在馬具方面，《契丹國志》記載了在契丹賀宋朝生辰禮物中有「塗金銀龍鳳

鞍勒……白楮皮黑銀鞍勒。」而生活用品方面則見《遼史卷七·穆宗》：「以掌鹿矧思代幹里為開撒錢，賜帶、金盞、銀二百兩。」相關記載，

雖然學者已指出契丹金銀器中存有一些西方文化因素，如摩羯魚、多稜耳金杯、高足杯、五（六）曲銀碗與折肩罐等（張景明，二〇〇六；周衛星，二〇〇八；頁二〇—二二），但上述的西方因素中的某些已在唐代金銀器上見到，如摩羯魚、多稜耳杯和多曲銀碗等。

唐代金銀器對契丹金銀器的影響，可說是全面性。契丹金銀器中的唐代特徵，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工藝方面，主體隱起圖案、魚子紋地



繁不備載。

### 契丹金銀器風格的傳承與變異

關於契丹金銀器形式來源的討論，若和北朝以前的北方金銀器傳統比較，可以發現在器類、圖像風格與功能方面皆已有所不同（朱天舒，一九九八）。目前學界普遍認為遼早期受唐代影響極深，而中期以後則逐漸融合宋代文化，至於晚期以後受宋風格化的影響更加明顯（朱天舒，一九九八；趙瑞廷、康宇風，二〇〇八）。

#### 一、唐宋的影響

雖然學者已指出契丹金銀器中存有一些西方文化因素，如摩羯魚、多稜耳金杯、高足杯、五（六）曲銀碗與折肩罐等（張景明，二〇〇六；周衛星，二〇〇八；頁二〇—二二），但上述的西方因素中的某些已在唐代金銀器上見到，如摩羯魚、多稜耳杯和多曲銀碗等。

唐代金銀器對契丹金銀器的影響，可說是全面性。契丹金銀器中的唐代特徵，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工藝方面，主體隱起圖案、魚子紋地



圖九 巴林右旗銀器窖藏八楞鑿花銀執壺（《中國北方草原古代金銀器》，圖132）



圖十 巴林右旗銀器窖藏遼晚期·內蒙赤峰巴林右旗白音汗窖藏·柳斗形銀杯（《中國北方草原古代金銀器》，圖134）

四川溫江南宋窖藏等形制非常相近，說明遼與宋之間的交流相當密切。

二、契丹金銀器的工藝特徵與功能

根據學者研究，契丹金銀器的製作有官營作坊與私營作坊。官營作坊集中在宮衛的「幹魯朵」，主要是契丹所俘虜的漢族金銀匠師。由於契丹人對金銀器需求極大，導致遼聖宗統和十年曾頒布「禁葬禮殺馬、及藏甲冑、金銀珍玩。」說明契丹人因喜愛以大量黃金隨葬，故才會頒布禁令。這事實說明了社會對於金銀器的需求極大，因此另一方面也存在私營作

坊，有自由的金銀匠作。

在工藝方面，契丹金銀細作主要在錘鏢、敲花、鑿花、鑲金、拔絲等技法上發達，特別是鑿花、錘鏢與敲花技術相當成熟。反觀從漢代至唐代流行的焊珠工藝，則呈現衰退之局面——真正的焊珠工藝僅見於吐爾基山遼墓的一對金耳環。另一方面，遼陳國公主與駙馬墓中發現有銀質網絡，直徑〇·五—〇·七公釐，顯示其拔絲工藝很熟練，而許多玉器接附上金鏈，這些鏈子也以金銀絲製造出纒絲的效果。

在上述功能中，喪葬用具和祭祀用具係遼中期以後才出現。文獻中也可找到材料印證。在喪葬用品方面，《虜廷事實》提到契丹「其富貴之家，人有亡者，以刀破腹，取其腸胃漉之，實以香藥鹽豉，五彩縫之。又

功能	衍生功能	器類
喪葬用品 (喪葬習俗)	精神層面	覆面、網衣、靴、靴底
冠服 (審美層面)	審美層面	裝飾用具(帶、鑄、蹀躞帶、冠、耳環、戒指)
佩飾 (身份表徵)	精神層面	佛教用品(菩提樹、舍利塔、淨瓶、經塔)
馬具 (遊牧生活)	身份表徵	鞍橋、帶飾、纓罩、壓鑄、鈴
祭祀用品 (宗教信仰)	精神層面	佛敎用品(菩提樹、舍利塔、淨瓶、經塔)
生活用品 (審美與實用)	審美與實用	杯、壺、盒、罐、函、匣、盞、托鉢、荷包、針筒、針等
生活用品 (審美與實用)	審美與實用	容器(碗、盤、杯、壺、盒、罐、函、匣、盞、托鉢、荷包、針筒、針等)

關於契丹金銀器的功能，主要可分為五種主要用途：



圖十七 麥錫尼文化別號「阿那門農」金質面具（1600B.C.）（《Gold Smith's Art 5000 years》, fig.21）



圖十八 圖坦卡門黃金面罩（1350BC）（《Gold Smith's Art 5000 years》, fig.1）

杯（分為無柄、環柄與扳指柄）是突厥系統金銀器的特徵。而遼代金銀器中折肩罐應是受到突厥的影響（孫機，一九九三；朱天舒，一九九八）。其中，無柄折肩罐可在耶律羽之墓、克什克騰旗和赤峰解放營子皆可見到；至於扳指折肩罐則可在吐爾基山遼墓見到。值得注意的是，吐爾基遼墓出土的鑲金銀鑲花折肩罐，在形制與紋飾上與突厥的科比內M2的金罐、奈林稿木頭營子M2的銀罐幾乎相同。再加上《遼史·太祖上》指出，神冊元年太祖「秋七月壬申親征突厥、吐谷渾、黨項、小蕃、沙陀諸部，皆平之。俘其酋長及其戶萬五千六百，鎧甲、兵仗、衣服九十餘萬，寶貨、駝、馬、

牛、羊不可勝算。」因此，遼初器物具有突厥作風，除了是在形態上的學習外，還可能透過戰爭所獲。三、契丹金銀器中的覆面與冠 契丹金銀器中，非直接承襲自唐宋傳統者為金銀殮葬用品，其種類有覆面、靴與銀絲網絡，下文將針對覆面討論。關於這種金質覆面的來源，目前存在幾種說法：契丹古老葬俗、佛教的影響、東胡民族古老葬俗、以及遼社會巫儺文化的反映等（朱天舒，一九九八）。由於這種覆面的葬俗只出現在遼代中晚期，故並非契丹族的原生葬俗。事實上，這種以貴金屬覆蓋在臉部的葬俗，西方比東方出現得早，由德國考古學家謝里曼（Heinri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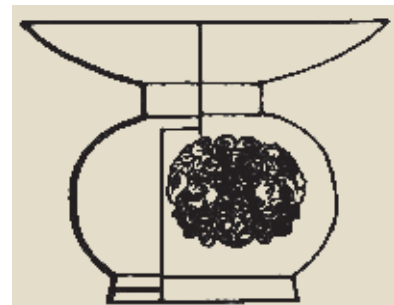
Schliemann, 1822-1890）發現，位於希臘本土麥錫尼文化的王族墓中，就發現一具按墓主臉部特徵製作的金質面具（圖十七），其眼睛作閉闔狀；而埃及法老惟一一座未被盜掘的圖坦卡門墓，年輕法老身上也套上了一件自面部覆蓋至胸部的黃金胸像，而該金質面罩目光炯炯有神，則呈現睜眼前視之形象（圖十八）。遼代以前的中國境內，也出土有類似的金質面具，一是出於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縣波馬境內的金鑲紅寶石面具（圖十九），另一件則是出土固原唐代史道德墓，器主的五官皆以金質箔片覆蓋（圖二十），眼睛皆作睜視狀。金覆面額頭上為半月形托一圓球，羅豐認為應當與西亞、中亞人崇拜的日月習俗有關（羅豐，一九九六）。若從英人斯坦因在新疆地區考察發現的絲質面罩來看，這是魏晉至隋唐西域常見的葬俗。從上述考古材料的分布地點來看，這種金質覆面非漢人傳統，而是西方、中亞至中國西北地區常見的葬制（圖二一），可能與某種信仰有關。至於契丹的金



圖十二 唐 陝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窖藏·歌舞伎八棱金杯 筆者攝於陝西歷史博物館



圖十三 唐並蒂團花紋渣斗（《遼代金銀器》，圖3-1）



圖十四 遼早期鴛鴦團花紋渣斗（《遼代金銀器》，圖3-3）



圖十六 遼鑲金龍紋銀碗上的龍紋（《遼代金銀器》，圖5-2）



圖十五 北宋時代龍紋（《遼代金銀器》，圖5-1）

的背景、鑲金和鑿刻技術的傳承等。其二、器形方面，在器口部份，如遼式與海棠形口皆是唐式的遺風，還有器足部份的高圈足，以及各種容器形態，幾乎都可在唐代金銀器上見到範本（圖十二、十三、十四）。其三、紋飾方面，遼金銀器上的布局可分為分區裝飾、單點裝飾與滿地裝飾三類，至於紋飾按其比例與器面的位置還可區分為主體紋飾和輔助紋飾，而這都是唐代金銀器上常見的裝飾概念，甚至是母題的種類與形態也非常相似（見附圖）。其四、在作坊方面，唐末有大量的工藝匠人流散到遼國，因此遼初不只是工藝，連生產機制皆承接自唐，例如金銀器製作機

構、器物標準化程度、器物上鑿刻年號、被供奉者名字、供臣與銜署名等（趙瑞廷、康宇風，二〇〇八）。自澶淵之盟（一〇〇四）以後，遼宋之間互派使者，而宋每年輸遼白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在《契丹國志》卷二一記載：「宋朝賀契丹生辰禮物……金花銀器三十件，銀器二十件……正旦，則遣以金花銀器、白銀器各三十件。」此方面記載很多（張景明，二〇〇六）。遼金銀器引入宋代風格後，高浮雕器逐漸流行，並使用剔地工藝；至於遼前期常見的團花紋飾，自中晚期以後就以布滿器面的花葉形紋飾為主，在肖生紋飾上也受到宋的啟發（圖十五、十六）。銀器數量極多，但鑲金與金器數量就

相對減少。遼代中後期在工藝方面最明顯的便是使用大量的鑿花技術，生活用品比例提高，裝飾品減少。

二、突厥的影響 孫機指出，唐代時北方強大的突厥也喜愛使用金銀器，特別是折肩罐

參考資料

1. Hsueh-man, Shen., *Gilded Splendor: Treasures of China's Liao Empire (907-1125)*, N.Y.: Asia Society, 2006.
2. 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95, pp.44-53.
3. 中國歷史博物館、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編，《契丹王朝：內蒙古遼代文物精華》，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
4.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館，《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5. 巴右文、成順，〈內蒙昭烏達盟巴林右旗發現遼代銀器窖藏〉，《文物》1980:5，頁45-51。
6. 朱天舒，〈遼代金銀器上的鳳紋〉，《內蒙古文物考古》1997.1；《遼代金銀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7. 江上波夫等人編，《世界最古の黃金文明展：ブルガリアの遺寶》，日本テレビ放送網文化事業團，1982。
8. 李建緯，〈一方寸見一世界—試析戰國時期北方黃金牌飾的美學意涵〉，《藝術學報》82期，2008.4，頁15-32。
9. 周衛星，〈遼代把杯、折肩罐〉，《裝飾》2008:5，頁20-21。
10. 孫機，〈論近年內蒙古出土的突厥與突厥式金銀器〉，《文物》1993:8，頁48-58。
11. 張景明，〈遼代金銀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3卷1期，2006.3，頁41-46；〈遼代金銀器的特徵及造型藝術〉，《大連大學學報》27卷1期，2006.2，頁65-70；《中國北方草原古代金銀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12. 張景明、馬利清，〈論遼代造中期金銀器的唐代風格〉，《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1卷5期，1999.9，頁103-112。
13. 張景明、趙愛軍，〈遼代金銀器的器形紋飾演變及工藝〉，《北方文物》總61期，2000:1，頁39-45。
14. 許曉東，〈契丹人的金玉首飾〉，《故宮博物院院刊》2007.6，頁32-47。
15. 黃翠梅、李建緯，〈金玉同盟—東周金器和玉器之裝飾風格與角色演變〉，《中原文物》2007:1。
16. 塔拉、張亞強，〈解開墓主身份之謎：吐爾基山遼墓發掘紀實〉，《中國國家地理》繁體中文版42期，2004.11，頁96-105。
17. 楊小紅，《中國細金工藝與文物》，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122-123。
18. 蓋之庸，《探尋逝去的王朝》，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
19. 趙瑞廷、康宇風，〈唐代金銀工藝對遼代金銀器的影響〉，《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卷5期，2008.9，頁118-121。
20. 鄧淑蘋，〈中國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論〉，《中華文物學會年刊》，臺北：中華文物學會，1995年，頁44-58。
21. 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附圖 唐代金銀器與契丹金銀器紋飾比較（圖引自《遼代金銀器》）



質覆面，以陳國公主與駙馬墓出土的二件面罩來看，其外形大小與長短不同，因此報告中所稱是依墓主生前容貌是可能的（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一九九三）。面具周邊皆有穿孔，為覆蓋頭部的銀絲網絡穿孔一起固定之用。

相較之下，中原並不以金質面罩殮葬，反而是以玉質來覆蓋在臉部，即所謂的「玉帳目」，而這種玉帳目的功能經常被指向某種信仰。鄧淑蘋和羅森指出，中國古代早期以玉器殮屍的葬俗，期望透過玉器本身的某種能量（如玉精），來幫助使用者不朽或成仙等的觀點（鄧淑蘋，一九九五；Jessica Rawson，一九九五）。相形之下，契丹覆面的材質有金、銀、銀銅鑲金、銅、鉛等，隨著身份愈高材質愈珍貴，說明材質與等級的關係甚為密切，但是不是與金銀和某種永恆性質的信仰有關，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求證。

除了上述的殮具，遼代的金冠也是極具特色的一種形制。這種金冠和匈奴系統的金冠，或是鮮卑系統的

金步搖屬於不同的冠飾傳統，而屬於佛教傳統——其中的筒式金冠可能是源於唐五代以後的菩薩冠。在功能方面，這種冠究竟是實際上使用的冠帽，還是專門作為喪葬習俗之用，學者則認為可能兩種用途兼具（朱天舒，一九九八）。至於掛佩金花飾件上作葉片的形態，雖非直接繼承自鮮卑的步搖冠，但在形態上也存在模仿的關係。

**再創金銀器藝術高峰的契丹金器**

中國北方自青銅時代初期金器就相當發達，而契丹金銀器更可說是在原本已興盛的貴金屬傳統中，再創新局。它雖繼承了唐代金銀器的傳統，之後並受到宋影響，但契丹卻在使用層面上更廣，貴族不僅在其生活用品或是裝飾用品上，大量消費金銀器，甚至是宗教與喪葬亦不例外。此外，契丹金銀器在工藝上也將唐的金銀細作技法發揮得淋漓盡致，可謂中國北方民族藝術中的一朵奇葩。

作者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圖二一 漢晉時代·新疆尉犁營盤墓地M15·營盤男子正面(額頭貼金) (《天山古道東西風》圖321)



圖二二 固原唐史道德墓出土金面罩



圖一九 西突厥·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縣波馬境·金鑲紅寶石面具 (《中國金銀玻璃瑱器》金銀器(一)，圖108)